

# 兰因絮果

傾冷月·著

下

相知却要相忘，相近却不得相亲。  
在这般魅惑残酷的武林中，  
人生如梦，我们不分胜负，只决生死。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下

兰因璧月是武林至尊的圣物，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整个武林。

兰七，是一个誓要得到兰因璧月的人，她拥有绝世的容貌和莫测的武功，一双碧绿的眸子又为她平添了几分妖邪之气。由于坎坷的成长经历，她以男装示人，且妖邪无情，所以，武林中称之为“碧妖”。

明二，是与兰七争夺兰因璧月的最大对手，他武功高深、仪表雅逸，而且还有一个与“碧妖”旗鼓相当的名号——“谪仙”，仙与妖当然是相看两生厌。宁朗，与兰七定下娃娃亲的人，他的憨厚、善良与郭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与兰七是两个世界的人。

争夺兰因璧月的过程中，兰七与明二谈笑间暗施毒手，却逐渐发现内心与对方的默契；而宁朗“是男即结义，是女即结发，非男非女则生死相守”的诺言也让兰七冰冷的心蓦然一颤……

且看兰因璧月最终花落谁家，看三人的故事到底又是何种结局。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选题策划：侯开  
责任编辑：胡小河  
文字编辑：杨琴  
封面设计：悦读纪·郝澍耘

上架建议：畅销·女性武侠小说

ISBN 978-7-5399-3221-7



9 787539 932217 >

定价：45.00元（全二册）

# 兰因絮月



顾冷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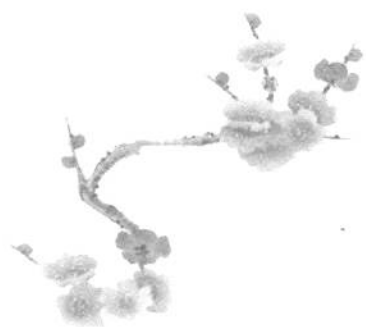




下卷  
璧月微始



『兰因璧月』并不只是一块玉一块令，它还代表着整个皇朝武林，它也是『白凤黑息』两位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种精神，一种黑白两道共存、全武林团结一体的象征。所以，我们才为它而来。





兰七披着一件紫色披风，立于船头仰首看着半空中飞翔的海鸟。强劲的海风吹拂着，墨发衣袂飘舞于半空，远远望去，苍茫大海之上，矗立于风中的那道紫影，分外坚韧却又透着一丝无可名状的孤绝。

傍晚之时，明二、兰七、洛空等八人都回了客栈，不出所料，探得的消息都与街上听得的一般无二。一起用过晚膳后，几人便聚于洛空房中商议。

“洛空兄，依目前情况来看，你如何打算？”宇文临东率先出声。

洛空闻言移目往兰七、明二看去，在那两双眸子中看到了相同的眼神，不由得心中欣慰。

江湖此代是多龙凤之姿，只不过……任杞、列炽枫剑术刀法虽已臻境界，却也只是一心在武；凤裔心性淡漠不理世事；宇文飒太过刚傲，宇文洛武功不济；宁朗还过于稚嫩；列炽棠、花清和等人在东溟海中生死不明……能做龙头凤首的该是此二人也。

洛空心神一定，当下开口道：“首先我们要确认此消息是真是假。”

各人闻言皆点头。

洛空道：“既然三千英豪已尽殁于东溟海中，那又怎么会有消息传回？因此这消息极有可能是假的，不过是江湖以讹传讹。即便消息是真的，可整个江湖却找不到传出这消息的人，他必不是第一批出海的三千豪杰之一，否则不必藏身暗处，此人必是别有用心之辈。鉴于此，无论三千英豪是否葬于东溟海中，我们能知的是东溟海中必发生了什么事。”

“嗯，小弟也这么想。”宇文临东颌首。

洛空继续道：“二则，东溟岛之行无论前途如何，我们依然要去，圣令我们必须夺回。”

“那当然！”宇文洛当下抢言道，“我都还没看过的啊，一定要抢回来！”

“你插什么嘴！”宇文临东横了他一眼。

宇文洛缩了缩脖子，讪讪低头。

洛空只是微微一笑，道：“三则我们此次出海之人不必像上次那么多，只挑一流高手。东溟海中既有凶险，武功低微者去不过是徒然丧命。”

“嗯。”兰、明也点头同意。人多了反不好办事。目光各自扫一眼对方，各绽一抹意味不明的淡笑。

“再有就是我们需要做足充分的准备。”洛空说起这个眉头略略皱起来。江湖上论到上天入地的本领，那真是各有各的招，只不过大家都生活在陆地上，并无海上生活的经验，这才是此次出海最大的困扰。

大海中波谲云诡，面对那茫茫沧海，他们再高的武功也是徒然的。

“出海需要的船只、行装本少可以负责，这一点前辈无须忧心。”兰七摇摇玉扇道，言罢目光转向明二，似笑非笑的模样。

明二被兰七碧眸一瞅，本来已端起的茶杯也只得放下，温言道：“驾船的人手、向导晚辈可以寻来。”言罢空濛的眸子望一眼兰七，淡然一笑，兰七回一抹得意又满意的笑。

兰家向来富足，明家在临海的天州，有他两人这一番话，各人心中便都有了底。

“如此便烦劳两位了。”洛空倒也不客气，就将这重任交托了。

“原定九月二十六日出海，时间不多，我们明日便赶往英州吧。”宇文临东最后道。

“嗯。”众人颌首。

当夜各人皆早早睡下。

第二日，各人起得也甚早，打开房门，便见着了候在房门口的小二，洗漱水、早点等竟早就备好了。于是各自在房中梳洗了，用过早膳，取了包裹准备上路。

待出了客栈门口，几人又是一怔。

门前大道上立着八匹高大的骏马，黑白红黄各色皆有，神骏非凡，一望便知是脚力极佳的宝马。马前原本牵着缰绳的马夫见客栈走出的人后，皆躬身施一礼，然后放开缰绳离去，留下门口怔愣的几人。

“想来皆是七少所备吧。”明二揭去迷雾。

众人恍然大悟。

“七少就是大方！”宇文洛当下赞道。

“此子甚是细心周到。”宇文临东也不由得笑道。

洛空含笑点头。

宁朗眉开眼笑，心底里如自己被赞了般欢快。

凤裔看一眼明二，神色依旧漠然。

宇文飒沉默不语。

“你们还站在这里干吗，本少准备的这几匹马还不错吧。”兰七邪魅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然后微风拂过，一道淡黄的影儿闪过眼前，轻飘飘地落在一匹赤红色的骏马之上。

几人见之不由得眼前一亮。

晨光依稀，骏马如赤云朝霞，云霞上托着耀目骄阳。

兰七今日一身浅黄衣衫，发束于金冠再长长垂下，如墨色丝绸飘扬于晨风中，碧眸如星子般明亮，笑绽春日芳华：“我们上路吧。”扬鞭纵马，一道赤霞载一抹黄烟瞬间飞逝。

明二飞身落于白马之上，扬眉笑道：“跃马江湖，逐日追风，才是儿郎本性。”话音刚落，白马已展四蹄，绝尘而去。

宇文飒紧跟着跃于马上，一挥马鞭，也飞驰而去。

“哎呀，他们都走了，宁朗我们快追去！”宇文洛一见三人眨眼便没了影儿，不由得急了。

“好。”宁朗欢快地应道。

当下两人也跃上马背，纵马追去。

只留下了凤裔、洛空、宇文临东三人。

“年轻人……”宇文临东叹一句。

“我们也走吧。”洛空笑道。

于是三人上马，飞奔而去。

这一路上，年轻一辈的你追我赶，比骏马，比骑术，比身法，更比武功，踏过烟霞暮日，抛落青山江河，挥洒豪情意气，许多日下来，竟丝毫不觉辛苦，反是满怀欢畅。而宇文临东、洛空两人则不紧不慢地跟在他们后面，看着前边的追赶嬉闹，既欣慰又感慨流光易逝。至于凤裔，则一直默默地落在最后，看着最前方那道妖美身影。

九月二十四日，八人便已到英州临海的宛城。

一到宛城，他们不由得又一次感慨兰七、明二办事周到。人还未到，所有的船只、行装皆已备妥，人手、向导早已等候于此，一切均井然有序，只待他们人到，便可扬帆出海。

洛空欣慰之余，心中却又升起隐忧，望向兰七、明二的目光便带了那么一点儿惋惜。

只不过，他们原先担心人太多这一点倒是多虑了。

三千高手尽丧东溟海中，无论此消息是真是假，都足以震慑一些人，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所以宛城并未聚满武林英豪，至二十五日，原定第二批出海的人大都未至。

对此，宁朗很是生气不解，宇文洛气愤之余却也隐隐明白，而洛空、宇文临东、明二、兰七等人却未有丝毫惊异失望，仿似一切皆是顺理成章的。

这世间，人并不若其所言的英勇无畏、侠肝义胆，人心中第一位的，乃是自己。

但也来了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人，如秋横波、花扶疏。

秋横波领着长天山庄的二十人，只对洛空说一句话：“爹爹在东溟海上，活见人，死抱尸。”

洛空没有劝阻也没有抚慰，只是沉默颌首。

花扶疏则带来了花家的十人，她道：“本来爹爹要来，扶疏阻止了。扶疏若寻不回哥哥，也要东溟岛上无子无兄。”

宇文临东听得这话，暗暗吃惊，怎么如此柔美的一个女子，说话如此煞气？

列炽枫也来了，他没有任何话，只是所有人都明白他来的原因。再如何痴于刀，他依然是人，血脉之情未断。

上次英山比武被列炽枫刀气所伤以致未能跟随师父第一批出海的梅鸿冥，也养好伤赶来了。

商凭寒来了，金阙楼也来了，黑道中江九天来了，艾无影来了，申岭来了……以及那些无门无派的江湖高手。

二十六日，两艘大船载着三百名高手于宛城港口出发，驶向那莫测的东溟海。

比之上一次的十二艘大船三千名高手，此次声势可谓远远不及。然而这三百名却是绝对的一流高手（当然，除了死皮赖脸跟来的宇文洛），更甚者，这次有武林第一人为首，有年轻一辈中武功声望最高的明华严、兰残音、列炽枫，还有当今武林最美的两位美女……再则，为着第一批出海的三千江湖豪杰，为着皇朝武林，所有人心中皆憋着一口气。因此，这一次人虽少，其心志、锐气、毅力却远胜第一批！

因此次出海甚多女子，所以洛空、宇文临东等前辈便带着凤裔、宇文兄弟、宁朗、梅鸿冥等少数名门子弟和所有的女侠们坐了一艘船，而另一艘船上便全是男儿，以明华严、兰残音、列炽枫为首。从人数到武力，两船倒是很平衡的，

只不过有些人心里很是不平衡啊。

比如宇文洛，他倒是很想和明二他们坐一船，也不愿和父兄们坐在这艘因有很多的美人以至于香气缭绕的船，要知道他的人生目标是成为武林大史家，而他认定此代武林最重要的人物乃是明二、兰七，他当然愿意时刻盯着那两人。

而在另一艘船上则有很多很多人和宇文洛有着截然相反的意愿。

要知道啊，宇文洛坐的那艘船上不但有着秋横波、花扶疏这等绝世美人，便是两人的侍女柳陌、容月也是貌美如花，还有着商凭寒这样冷得别具一格的美人，以及其他或俊、或娇、或俏、或艳的风貌各异的女侠，即便不能一亲芳泽，然则能同坐一船，能那么近距离地看着，也是一种福分，是三生难得的享受啊！所以，每日里，便能见着大把的大侠、少侠们趴在船板上眺望着对面的船，若是秋横波、花扶疏两人出现了，便可见着那滔滔口水直往东溟海里流，底下无数鱼儿翻着白肚皮，上边无数双眼睛射出奇光，但盼着能把对面的船吸得近一点、更近一点、再近一点……

总之，出海的头几天里，大家过得还是蛮轻松开怀的。

这边船里，既有平静之刻，也有热闹之时。兰七、明二明里斗斗嘴，暗里斗斗武功，时不时合伙撩拨一下列炽枫，又或是那些无比崇拜他们的少侠请求他们指点武功，他们偶尔也指点一二，然后便让他们在船上比试着武功、轻功，他们在一旁看着、评着、笑着，也算有趣。列炽枫对于兰、明两人的动作一概置之不理，忍无可忍时便拔刀相向，冷然道一声“我们比试一场”，每每这时，兰、明两人都很明智地鸣金收兵偃旗息鼓，下回再接再厉。

而那边船里，则花样要多些，主要是男女搭配的原因。

洛空、宇文临东这些前辈们，除了下下棋外，便指点一下前来请教的晚辈的武功。

而宇文洛呢，则较为忙。他一边要将武林第一人以及满船人的日常点滴记录于他那将来要流传万世的《武林沧海史》上，一边则要趁着两船靠得较近时施展他那三流的轻功跃到对面船上继续关注他最关注的明二、兰七，然后再赶在宇文老爹没发现前回到船上……总之，他很忙。

秋横波、花扶疏两位美人一见如故，第一眼起便是“横波姐姐”、“扶疏妹妹”相唤，日同食，夜同寝，亲姐妹也没她们亲。两人除了在船舱里说着私房话，便是聆听洛空的指点，有时也走出舱外站在船头看看海景吹吹海风。当然，也不能忽略了秋横波偶尔会往对面船看去，遇上明二公子时会格外妩媚地柔情一笑，花扶疏则偶尔会瞟一眼对面看看船头有没有那个铁石心肠的人。

而容月姑娘则不愧是花扶疏姑娘带出来的人。她整日跟在宇文枫大公子身后，很明白地告诉大家她中意宇文大公子，无论宇文大公子是冷是傲，她依然

满面笑容。以下对话足可证其心其意——

容月姑娘娇笑盈盈地问道：“大公子，你看我穿什么衣服好看？”

宇文大公子眺望海面，也许海风太大，没有听到。

容月姑娘依然笑靥如花：“大公子，你看我穿长裙好看吗？”

宇文大公子眺望海面过久出了神，没有注意听。

容月姑娘扯住他的衣袖，将他从怔神中拉回来：“大公子，你喜欢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宇文大公子不能再出神，只好回头，看着娇艳俏丽的容月姑娘，嘴唇动了动，还是沉默。

容月姑娘再接再厉，笑得越发明艳：“大公子，你喜欢什么颜色？”

宇文大公子眼眸闪了闪，总算开了口，很冷淡的一句：“紫色吧。”

“啊？为什么？那我明天就穿紫色的衣裙好不？你说我穿着会不会好看……”容月姑娘继续追问下去。

……

宇文大公子继续沉默，实在无可奈何时便答一句。

而柳陌姑娘则要含蓄得多了。

她首先看着宁朗背上的银枪，很好奇地问道：“宁少侠，你的枪为什么这么短？”

“这个……我们家的枪都是这么短的。”宁朗挠挠头老实地答道。

“哦？那我能看看吗？”她再次瞪起好奇的大眼睛。

“好啊。”宁朗很爽快地取下背上的银枪。

“呀，好像剑一样的分量呢。”她有些惊讶。

“嗯，我们家的枪都可以当剑使。”宁朗笑起来，有小小的骄傲。

“真的吗？枪怎么当剑使呀？”她再次惊奇。

“嗯，这个……就是这样使啊。”宁朗将银枪拿在手中随手挥了挥。

“那……宁少侠，你可以教教我吗？”声音有些低，面上有些羞涩，似是很难不好意思又生怕被拒绝了。

“好啊。”老实的孩子没有任何想法地再次老实地答应，“你看，就是这样。”说罢挥着银枪使出一路剑法来。

“啊……宁少侠，你的武功好厉害呀！”柳陌姑娘拍手称赞，看得目不转睛。

……

船头甚是热闹，船尾则要安静多了，梅鸿冥单足立在船栏上，眺望高空，手中握一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石子，偶尔甩出一颗，海面上顿时传来鸟儿尖锐的叫声，然后便见一只鸟儿忽上忽下地飞着，片刻后才会飞远。

身后看着他的洛空与宇文临东道：“此子暗器功夫已直追卧风兄。”

因为这边船上如此多彩多姿，那边船上不但大侠、少侠们都往这边看，便是明二、兰七也爱看这边。这边不但有许多如画的美女，还有英姿少侠表演武功，更有那美女、俊侠搭在一起的故事看，怎么都比那边船上有趣多了。

以至于，兰七总感叹着：“此行果不无聊也。”

明二则道：“凤裔兄为何总不见身影？”

安静，沉默。

下一轮暗斗开始。

碧空如洗，海天一色。

已入了十月，天气转凉，虽然江湖人身怀内力，比常人耐寒，但海上风大，比陆地上更冷，运功抗寒那也是极耗内力的，所以众人大大都加上了夹衣。

清早，船头还没什么人，大都在舱内用早膳。

兰七披着一件紫色披风，立于船头仰首看着半空中飞翔的海鸟。强劲的海风吹拂着，墨发衣袂飘舞于半空，远远望去，苍茫大海之上，矗立于风中的那道紫影，分外坚韧却又透着一丝无可名状的孤绝。

仿佛是那一个人独撑天地，强大得令人敬畏，却也强大得令人心痛。

步出船舱的凤裔一眼便看到那个背影，默默地看着，面上漠然，只有一双黑色的眸子里翻涌着暗流。

“凤裔。”身后传来熟悉的唤声。

“师叔。”凤裔没有回首，双眸依然看着那个身影。

“你们……”洛空顿了顿，才柔声道，“你们分离多年，此次下山你也是为了他，既然见着了，为何不好好说说说话？”

凤裔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道：“没有必要了。师叔，看到如今的他，你觉得我还有必要做挽救或解释之类的事吗？”

洛空不由得默然。

凤裔移步，慢慢走近船头，离对面船上的人又近了一些。

“真的没有必要了。师叔，如今的他是兰家之主，是震慑江湖的‘碧妖’兰七少，他绝不会回头看；而我早在当年踏出第一步时便失去了回头的资格。我们……已不必了。就这样便可以了，或许……”凤裔抬首，望向蔚蓝的天空，许是阳光太强，刺痛了他的眼，他闭上了眼，眼角便有微微的润湿，“或许，终有一日……他和我都能遗忘了往昔，那时……我们就算……或许是死了，或许是重生。”

洛空暗自叹息一声，未再语，看着他，心中有怜悯，更多的却是无能为力。

这孩子，也是绝不回头的人了。

遥想当年，师兄领着他上山，神色间既是欣慰，却又分明带着一丝无可奈何的怜惜。

“师弟，为兄替你找到了风雾派最好的传人。”

那个孩子不过十来岁的年纪，瘦骨伶仃的身子，只一双眼睛极大，嵌在那半个巴掌大的脸上，黑沉沉的，死寂寂的，如无底的空洞。那时，他想，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眼神，那样绝望得不见一丝生气的眼神？

这孩子还活着吗？

这孩子，能活多久？

那孩子出乎他的意料，活下来了，似乎这世间还有着某样东西支撑着他活下来。

他确如师兄所说，根骨极佳，天姿聪慧，确实是风雾最好的传人，只是……这个孩子没有魂。

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而似乎总有一些人，哀苦多于欢乐。如他，如己，也如……

身后传来舱门开启的声音，陆陆续续地又走上来许多人，再移眸看去，那边船头上也多了许多人。只见兰七指着上空的海鸟，笑着对列炽枫、明二道：“你们也看看，本少可找着好玩的了。”

洛空闻言也抬首看去，看了片刻，眉头凝起来。

“鸿冥贤弟。”那边明二出声唤道。

“何事？”刚走上船头的梅鸿冥问道。

“打下那三只眼圈白羽的，要活的。”明二指着上空。

“哦。”梅鸿冥抬首，目光扫向上空那群忽低忽高忽左忽右飞翔着的海鸟，有许多羽色，白色、黑色、灰色、褐色……

三颗石子悄无声息地如电般射出，上空的海鸟依然蹁跹飞翔，却有三只蓦地飞高，似在躲闪那飞射而来的石子。梅鸿冥嘴角弯出一丝笑，眼睛亮亮地盯着上空。那三颗石子竟似长了眼睛一般，瞬间加快速度，追着那三只海鸟飞去。

嘎！嘎！嘎！

三声鸟叫，上空中便落下三道影子，明二扬袖一卷，三只鸟儿便仿若被什么牵引一般，乖乖地往下飞去。明二张开手掌，一只鸟儿落在掌心，另一只落在兰七掌心，第三只却飞落于洛空掌心。

“毫发无伤，好功夫！”列炽枫冷星似的眸子瞬间亮了亮。

那边梅鸿冥听了却无丝毫欣悦之色，只眉峰敛了敛，道：“英山上小弟败给了列兄。”言下之意便是：你这么称赞我，摆明了是在讽刺我。

又一个武痴。宇文洛听了心中暗暗道。

“梅大哥，你的暗器功夫真的很好啊！我就做不到。”宁朗则胸无城府地真心赞道。

“只要劲道用好了也没什么稀奇的。”这次梅鸿冥脸上绽了一抹笑。

“这么亮的眼神，真是只不错的鸟儿，炖汤吃了不知会不会补眼？”兰七逗弄着掌心的海鸟。

明二细细看了掌心鸟儿几眼，转首望向对面船：“洛前辈以为如何？”

洛空沉吟了片刻，然后点点头。

两人手一扬，两只鸟儿便展翅飞去。

“这只留下来吃好不好？”兰七摊着掌，那只鸟儿左飞右飞怎么也飞离不了他的手掌一尺外。

“七少请便。”明二似笑非笑地瞅他一眼。

“唉，算了，还是莫要打草惊蛇为好。”兰七叹一声，收手，那只海鸟终于逃脱掌控，嘎的一声飞上高空寻找同伴去了。

明二唤来一人低声吩咐了几句，那人点点头，下去了。

片刻后，两船左转，向着那三只鸟儿飞去的方向驶去。

“二公子觉得这鸟儿如何？”兰七目光追着上空飞翔的海鸟。

“训练得很不错。”明二道。

“二公子觉得它们能带我们去东溟岛？”兰七问道。

“也许是引路的，也许是……”明二目光从上空移回，对上兰七的碧眸，“诱饵。”

兰七了然一笑：“果然。”

一旁的列炽枫皱着眉头看两人一眼，冷冷道：“你们想玩？不要连累其他人。”

“呵呵……”兰七轻笑，“列兄，人多才热闹嘛。再说了……”目光调笑地转向明二，“二公子仙人胸怀，岂会拿人命儿戏，是不是，二公子？”

明二一笑，道：“七少爱开玩笑，列兄莫要当真。”

列炽枫冷哼一声，极不屑地看一眼两人，转身走开，丢下一句：“五十步笑百步。”

“哈哈……”兰七畅笑，碧眸中满是嘲意地看着明二。

明二一派淡雅如常。

船跟着海鸟行了半日光景，远远地，便见茫茫大海中出现一处黑点，再近了一些，便可看清那是一处小岛，极小的，在大海中就似一个小点儿，但已令船上众人一片兴奋，这可算是出海多日以来第一次在海上看到陆地。

“大家小心些。”洛空的声音稳稳地在众人耳边响起。

“难道这就是东溟岛？”有人已经猜测着。

“东溟岛就这么点儿地方？”有人怀疑。

“东溟岛难道这么容易就让我们找着啦？”有人不信。

船已渐渐接近，岛慢慢显得大了，但方圆也不过数里大小，岛上矗立着无数大石，中心却有小土丘，丘上覆盖着绿色，依稀是些树木。再近些，便看清岛前的礁石上立着一个人，而半空中的那三只海鸟忽然下飞，直往那人飞去，那人抬臂，三只鸟儿便落在他的手臂上。

船上众人看着，心中顿生警惕。

船依旧前进，慢慢靠近小岛，靠近那人，已约莫可见那人是一名男子，衣袂飞扬，有一种川淳岳峙的气势，站在那儿，静静地似在等待着他们。

“看来还真是引路的。”兰七道一句。

“不只是引路那么简单。”明二眉间升起一丝凝重。

船继续驶向小岛，船上所有人皆打起十二分精神。越来越近，近到离小岛只有二十来丈远时，明二忽然觉得脚底下轻轻一晃，似乎有什么在轻轻旋转着，而前方一片平静的海面也隐生波澜……猛然间，想起了曾经听过的传言，顿时心头一震：“不好！”说话的同时，身形一动便飘至船舷左侧，转首瞥见兰七已跃至右侧，目光相视，点头，两人同时伸出双掌全力一拍一吸。霎时，船底掀起巨浪，一下将船托起一丈多高，巨浪一翻，顿时将船甩出数丈远，砰的一声，船重重地落在了海面上。

那不过是瞬间之事，船上众人还未反应过来，剧烈的震动间，已全摔倒趴在了船板上。

“还不行！”

明二与兰七再次双掌拍出，巨浪又掀，将船再次高高托起，然后甩出数丈远，再次落在海上。这一次，已摔得众人头晕耳鸣、鼻青脸肿了，更有许多人摔到了大海里，但明二、兰七此刻已顾不上他们，急忙望向另一艘船。

砰的一声巨响，另一艘船只隔着一丈之距落下了，滔天浪花溅起，溅了他们满头满脸，但他们的心却放下了。只能说，庆幸那艘船上有着武林第一人洛空，他的功力较之明二、兰七只高不低，警觉之下当机立断，照着明二、兰七的手法为之。

不过……明二空濛的眸子闪过一丝亮光。对面船板上左边立着洛空，右边立着的却非原以为的宇文临东，而是凤裔！他的功力竟然这般高吗？明二唇边浮起一抹意味不明的淡笑，移眸看向兰七，却见他早已转身移眸，似乎在关注落海的众英豪，看着脸上神情，而对面的凤裔……目光却落在兰七身上。

生死一刻间，可曾心乱？

明二笑容微微加深。有趣。

船上有的人抛下绳索将落海的人救起，有些人大为发难：“搞什么鬼！”毕竟刚才那两下震动，对很多人来说已是鬼门关前惊魂一遭，不发泄一下怎么行。

但无人理会他们，明二、兰七、洛空等人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海面。

“痛死我了！”宇文洛左手抱住宁朗的胳膊，右手抱住大哥宇文枫的腿，总算没给摔出船去，不过甩来甩去，可把全身都撞痛了。

“大哥，你抓得我胳膊好痛。”宁朗苦着脸，他一只手还挂在船栏上。

“哦。”宇文洛点点头，手却没有放开，只因脑子里还是晕的。

宇文枫松开缚住船栏的鞭子，再甩开弟弟的手，站起身来，双眼望向凤裔，牙根暗咬，握着鞭子的手不由得紧了两分。

“原来凤裔大哥的武功这般好！”宁朗站起身来仰慕地看向凤裔。

“嗯。”宇文洛也爬了起来，“不愧是七少的双生哥哥，厉害！”

“抱歉……抱歉……我不是故意的……我……抱歉……真的不是故意的……抱歉……”

忽然听见梅鸿冥连连急切的道歉声，众人不由得循声望去。这一望，可不得了，众人顿时有的咬牙，有的妒忌，还有的愤怒，真可谓百态横生啊，便是宇文洛也红了眼。

只见花扶疏一双玉手紧紧抓住船栏，整个身子悬空吊在船外，而她的纤腰却被一人抱着，也悬空挂在海面，正是梅鸿冥。

“他为什么运气那么好！”宇文洛羡慕得要吐血了。为什么混乱中自己抱住的是宁朗和大哥两个男人，而不是秋横波或花扶疏这样的绝代佳人，便是抱住柳陌、容月这样的美人也不错啊！

“……抱歉……抱歉……”

花扶疏又羞又恼，银牙都快咬碎了，而那人却还只会道歉，不由得叫道：“你要抱到什么时候？我手快断了！”

“啊？”梅鸿冥似乎此刻才反应过来，一惊之下手便松开了，砰的一声，终于还是落在了大海等待已久的怀抱里。

花扶疏没了负担，手一使力，翻身跃回船上。

“发生了什么事？”船舱里撞得晕头晕脑的宇文临东、柳陌、容月、商凭寒、金阙楼等人也出来了。

“小姐！小姐！”柳陌急急叫道。

“在这呢。”船桅上一个淡定自如的声音答道，然后便见一道纤影翩然飞下，袖一挽，银光一闪没入袖中，“扶疏妹妹，你没事吧？”秋横波关切地看向花扶